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第九回 柏永齡明君臣大義 譚孝移動父子至情

卻說侯冠王偷情縱學徒，尚是後日的事。譚孝移寫家書時，只慮內人糊塗，不能為子擇師，尚不知請了侯冠王，一變至此也。

一日，正在讀書軒上暗自躊躇，忽聽德喜兒稟說：「柏老爺到。」孝移急出相迎。只見蝦蟆夾個拜匣，扶著柏公，徑上軒來。為禮坐下，柏公叫道：「蝦蟆拿拜匣來。」蝦蟆將拜匣遞於柏公。柏公揭開，取一個紅單帖，捧與孝移，說道：「明日奉邀過午一敘。」孝移接帖在手，看是「十五日」三個字，下寫「柏永齡拜訂」，急忙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多承錯愛，但領擾未免有愧，辭謝有覺不恭。」柏公笑道：「無可下箸，不過奉邀去說說話兒，不敢言席。惟祈早臨為幸。」孝移道：「不敢方命。」柏公道：「弟的來意，怕明日有拜的客，或有人請酒，所以親訂。總之，明日不聞，就再遲一日也不妨。因小價愚蠢，說不明白，所以親來。」孝移見情意懇切，說道：「明日徑造，不敢有違。但這盛價老實過當，可稱家有拙僕，是一樂也。」柏公道：「做官時原有一兩個中用的，告休之後，他們自行投奔，另寫薦帖，跟新官去了。這個是舍親的一個家生子，舍下毫無別事，借來此人，卻也甚妥。總之官餘無俗況，卻也耳目清豁。」孝移見柏公吐屬清高，愈覺心折，已定下明日早詣之意。忽蝦蟆說：「家中問老爺吃飯，是在家麼，是在書房？要在書房，就盒子送過來；要在家裡，就在廳上擺飯。」

柏公道：「在家裡罷。」起身告辭，右手拄著拐杖，左手把著蝦蟆肩臂。孝移要送，柏公不肯。孝移叫德喜兒跟著招駕，怕有泥滑著。柏公藉點頭以為回揖而別。

到了次日飯後，蝦蟆拿個速帖兒，放在桌上。說道：「譚老爺呀，俺老爺叫你過去說話哩。跟我來罷。」孝移笑道：「我就過去，你在門上等著。」蝦蟆喜喜去訖。孝移更衣，隨叫德喜兒跟著，向北院而來。

柏公聽說客到，躬身曳杖來迎。進的大廳，為禮預謝，柏公那裡肯依。內邊捧出點茶，主客舉匙對飲。柏公道：「虛誑台駕。料老先生也未免客居岑寂，請到這邊散一散兒。」孝移俯首致謝，因見天然幾上爐煙細細，兩邊有二十餘套書籍，未免注目，想到是柏公的陳設。柏公起身到書邊笑道：「這幾部書，是弟送老先生的。」孝移急到幾邊說道：「家藏何敢拜惠。」

柏公道：「這幾套詩稿、文集，俱是我伏侍過的大人，以及本部各司老先生，並外省好友所送。做官時顧不著看，不做官時卻又眼花不能看。今奉送老先生，或做官日公餘之暇瀏覽，或異日林下時翻披。寶劍贈於烈士，伏望笑納。」孝移作揖謝道：「何意錯愛至此！」柏公道：「不錯之至。弟年逾八十，閱人多矣，惟老先生毫無一點俗意兒。」孝移道：「生長草野，今日才到首善之區，縱然看幾本子書，總帶齷齪之態，何能免俗呢？」柏公道：「俗之一字，人所難免。黃山谷曰：『士夫俗，不可醫。』士即讀書而為仕者，夫即仕而為大夫者。這俗字全與農夫、匠役不相干。那『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』八個字，黃涪翁專為讀書人說。若犁地的農夫，掄錘的鐵匠，拉踞的木作，賣飯的店家，請問老先生，曾見他們有什麼肉麻處麼？弟做一個小官兒一二十年，見的人非少，那居心誠實，舉止端方，言談雅飭，令人欽敬羨慕的，原自不多。若說起俗來，弟之所見者，到今日背地獨坐，想起他的名字，也就屈指無算，卻又不敢想他那像貌、腔口。」

譚孝移是個謹密小心人，見柏公說話狠了，就於書套中取過薛敬軒夫子書來看一兩行，檢著疑團兒問柏公，無非打個混兒，望柏公別開一個議論。誰知這柏公老來性情，談興正高，伸著兩個指頭，又說起來道：「如今官場，稱那銀子，不說萬，而曰『方』；不說千，而曰『幾撇頭』。這個說：『我身上虧空一方四五，某老哥幫了我三百金，不然者就沒飯吃。』那個說：

『多蒙某公照顧了一個差，內中有點子羨餘，填了七八撇頭欠，才得起身出京。』更可笑者，不說娶妾，而曰『討小』；不說混戲旦，而曰『打采』。又其甚者，則開口『嚴鶴山先生』，閉口『湖楚濱烟家』。這都是抖能員的本領，誇紅人兒手段。弟列個末秩，厭見飢聞。今日老朽謝事，再也沒這俗談到耳朵裡，也算享了末年清福。」這孝移本是個膽小如芥，心細如發之人，不敢多聽，卻又不能令其少說。無奈何又揀了一部楊文靖的奏疏，另起一個問頭，這柏公才轉而之他。

談興正高，只見蝦蟆手提一條抹布揩桌子，向柏公道：「吃飯罷？」柏公點點頭兒，說：「熱酒來。」女婢手托一盤油果、樹果，筆素碟兒，站在屏杖影邊，蝦蟆一碟兒、一碟兒擺在桌面。柏公叫移座，賓主對坐。女婢又提一注子暖酒，仍立在舊處。蝦蟆在桌上放箸，又向女婢手中接過酒注。斟酒斟的猛了，燙著手，幾乎把盞盤摔在地下。柏公叫：「玉蘭，你來替蝦蟆斟酒。」只見一個十三四歲垂鬟女使，掩口笑著，過來斟酒，遞與柏公。柏公奉杯，孝移連聲道了「不敢」，女婢又斟一杯，放在柏公面前。孝移執手回敬，交錯已畢，賓主一齊沾唇。蝦蟆在月台上銅盥手盆裡冰手，女婢在左右洗杯。柏公叫蝦蟆斟酒，兀自不應。孝移想叫德喜伺候，卻又不便。柏公對女婢說：「另換人送碟兒。」女婢到後邊，又叫了一個鬢婦，托出一盤小熱碟兒上來。柏公奉讓，女婢自行斟酒。蝦蟆到榻子邊嚙嘴站著，面上不喜歡之甚。柏公說道：「你去與譚老爺管家托出飯來，就在對廳裡陪他罷。」蝦蟆才喜的去了。又一會兒，鬢婦將熱碟放完，柏公舉箸奉讓。此下山珍海錯全備，不必瑣陳。二公情投意洽，也都有了三分酒意。席完起座，女婢捧出茶來。孝移就要告辭，柏公那裡肯放，說：「請到東書房，再款敘半刻。」一面叫蝦蟆開鎖，將桌椅揩淨。柏公引著孝移到東書房，乃是一個敞院。中間一株高一丈太湖石，石案一張，瓷鑪墩四個。進了書房，上面一個八分書「陸飭」匾，右邊寫「嘉靖癸亥」，左邊寫「蜀都楊慎」。其餘不必細述，只淡雅清幽四字，便盡其概。

二公坐下，蝦蟆送的茶來。德喜也站在院裡。柏公吩咐道：

「蝦蟆，你同譚老爺管家，把條幾上書送到南書房去，也照樣放在條幾上。」兩人遵命而去。孝移再為致謝，因指匾上楊慎名字說道：「可惜這升庵先生，一個少年翰撰，將來位列台鼎，堂構前休，如今在雲南受苦。或者將來聖恩賜還，也未定得。」柏公道：「只怕不能了。說起這宗大禮重案，令人寒心！」

當日哭關一事，做的太猛。你想萬歲爺自安陸入繼大統，一心要崇隆本生，這也是天理人情之至。為臣子者，自當仰體萬歲爺的淵衷，為甚的迫切激烈，萬萬不容？即如咱士庶之家，長門乏嗣，次門承繼，如次門貝青了長門家產，就把次門的生身父母疏遠起來，這事行也不行？彼一時我部裡少宰何大人，諱孟春，倡議叩關泣諫，這升庵先生便說：『仗節死義，正在今日！』為什麼說出一個死字，豈不太驟？若是宋光宗不朝重華宮，那是子忘其父矣，臣子中有引裾垂涕而諫者，有流血披面而諫者，傳之史冊，誰能議其過當？若目今萬歲爺追崇獻王爺這個事則當斟酌，務使之情理兩協，驟然二百二十人哭聲震天，這萬歲爺如何肯依他呢？總之，『帝王以孝治天下，而帝王即以安天下為孝』，這兩句是千古不磨的。若必執繼統之說，稱孝宗爺為考，這萬歲爺必要避位回安陸府守藩，一發弄的不好了。總之，當日各大人胸中先有個『激』字，進奏日又有個『戇』，哭關時直是一個『劫』字，受廷杖、竄遠方，卻又有個『懟』字。請問老先生，君父之前，這四個字那一個使得？」孝移一句也不敢答。柏公又道：「夏家以傳子為統，殷家以弟及為常——共是十一個兄終弟及。若是這幾位大人老先生，當太庚、雍己、河亶甲、盤庚諸君之時，定執今日這個意見，殷家一朝四百年也爭執不明白，那還顧得治天下哩。況洪武七年，御制《孝慈錄》刊行天下，雲：『子為父母，庶子為其生母，皆斬衰三年。人情所安，即天理所在。』此煌煌天語也。若拘於嫡庶之說，則齊王之子，其傳何為之請數月之喪矣？」大凡人到了七八十歲，人看他心中糊塗，他自覺心中明白的很；人看他口中絮叨，他自覺說得斬截的很。這孝移確守住臣子不敢擅言君父，草野那敢妄及朝政，只是一個瞪目不答。

柏公又說道：「人臣進諫，原是要君上無過。若是任意激烈起來，只管自己為剛直名臣，卻添人君以復諫之名，於心安乎不安？倘若再遇別事，人君早防備臣下聒噪，這『廷杖發邊』四個字，當其未曾開口之先，天威早已安排下成見，是連後來別人進諫之路，也替他塞斷，於事可乎不可？」少停，又說道：

「老朽一向在忠孝兩個字上，略有個見解，爽利對老先生說說。羅仲素雲：『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。』以老朽看來，大舜心中並

無這八個字，其心只有『父母』兩個字，但覺到二老跟前，著實親熱，即俗語所謂『親的沒法兒』是也。韓昌黎雲：『天王明聖兮，臣罪當誅。』這九個字，都說到文王心窩裡。文王只知天命已為西伯，卻自己與天王毫無裨補，心中總是不安。

千年後卻被韓退之說出。這話，不知是也不是。」孝移聽到此處，不覺暗贊道：「這老先生真個是賢人而隱於下位者。」方欲聆其暢談，無奈日已銜山，正該告辭而去。柏公扶杖相送，口中哼哼說道：「老來昏聩，妄談聒耳。」孝移說道：「聆教多多。」蝦蟆看見客走，飛風跑到大門，取了闌板，開了雙扉，又緊著腳踏大狗脖項。賓主出的大門，一拱相別，孝移自回讀書軒而去。

孝移在讀書軒上，每日翻閱塘務日送邸鈔。似覺胸膈間，偶爾有一陣兒作楚。一杯熱茶，吐得出兩口噁氣，即覺舒坦些。

忽一日閱至浙江奏疏，有倭寇猖獗，蹂躪海疆一本，乃是巡按御史歐珠和鎮守太監梁瑤，聯名同奏。心中有些悶悵。又覺胸膈間疼了一會兒。吃了一碗茶，已不能似舊日爽快。念及家事，慮潛齋開春來京，必要別請先生，王氏倘或亂拿主意，如何是好。心中悶悵，又添了幾分。

正當日中時候，悶悶睡在牀上。想著要回祥符。猛然推被起身，徑上河南大路而來。不知不覺到了邯鄲地方。只見一個官兒設座路旁，交椅背後一個人掌一柄黃傘，似有等候之狀。

孝移行近其地，那官兒恭身來迎。彼此一揖，那官兒道：「候之久矣，屈尊到此一歇，還要聆教。」孝移只得隨那官兒進了廳。兩個為禮坐下，孝移便問道：「向未識荆，抖膽敬問尊姓？」那官兒道：「下官姓盧，本郡范陽人也。」孝移道：「老先生與清河、太原、滎陽、隴西，俱是海內望族，久仰之至。

但未審垂青何意？」那官兒道：「弟今叨蒙聖恩，付以平倭專閫。素聞老先生品望崇高，學問醇正，敬以參謀之位，虛左相待。倘蒙不棄，俟海氛清肅，啟奏天廷，老先生定蒙顯擢。弟目今得以便直行事，倘欲廁卿貳，現有襍頭象笏；欲專節鉞，現有龍標金瓜。弟所已經，皆仕宦之捷徑也。謹解南州高士之榻，無妨暫駐行旌。」孝移道：「雅蒙台愛，豈敢自外。但文繡我所不願，溫飽志所弗存。況心中又有極不得已的家事，定要歸裡酌辦。」那官兒見話頭決絕，不便再強。孝移即要告辭，那官兒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現今煮飯已熟，懇暫留共此一餐。」

孝移不肯，一揖而別，直赴祥符而來。到了家中，卻不見人，只聽有人說，端相公在後院書房裡。孝移徑至碧草軒。方進院門，咳嗽一聲，只見大樹折了一枝，落下一個人來。孝移急向前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兒子端福摔在地下。急以手摸唇鼻，已是氣息全無。不覺放聲號咷大哭，只說道：「兒呀，你坑了我也！」

德喜兒聽得哼哼怪聲，來到牀邊，急以手搖將起來。喊道：

「老爺醒一醒。」孝移捉住德喜手哭道：「兒呀，你過來了？好！好！」德喜急道：「小的是德喜。老爺想是做什麼惡夢，作速醒醒！」這孝移方覺少醒些。說道：「只是夢便罷。」

孝移起來，坐到椅子上如呆。德喜取茶，不吃。燙了一碗蓮粉，吃了幾匙兒放下。